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

李开斌:高原水稻育种人

本报记者 陈昌云 黄榆

在云南省楚雄州农科所水稻育种栽培站简陋的办公室见到李开斌时,明显感觉到他气色不太好。

陪同记者采访李开斌的楚雄州总工会副主席李德荣再三提醒,“和李老师只能在半小时内简单聊几句,他近年来做了两次大手术,身体虚弱,今天是从家里把他接过来的。”

从1977年到楚雄州农科所至今40年间,他一直从事一份单一的工作——楚粳系列水稻新品种选育研究。

培育水稻新品种,他从不曾中辍,即使身体出现了严重状况。

2010年6月,李开斌被告知长了脑瘤,开颅摘除后,他稍作恢复,又返回到选种田。

2015年9月,他颈椎上长了一个压迫神经的肿瘤,再次手术后,他虚弱得难以俯身试验田,但他仍然心系稻种培育,同事去看望他,他的问题始终是:“杂交做完没有”“秧苗长势如何”?

农科所工会主席赵廷龙用极为简单的几句话就把李开斌的农科生涯概括了,“他先后主持育成经云南省审定合格的‘楚粳系列’水稻品种27个,‘十一五’以来,育成了云南省仅有的两个超级稻品种‘楚粳27号’和‘楚粳28号’,实现了云南省超级稻品种‘零’的突破。”

水稻品种“零”的突破带来了云南、西藏、贵州、四川等高海拔地区水稻增产丰收。

“2015年,‘楚粳28号’在云南省推广种植220万亩,创造了粳稻平均亩产世界纪录。”

李开斌的业绩被业内所公认,早在2008年,他就被云南省政府表彰为先进工作者,与此相伴的各种荣誉不胜枚举。

“我出生在楚雄州牟定县一个农民家庭,从小经历过,也见到很多农民一年到头辛苦劳作水稻,亩产最多也就100公斤左右,吃不饱饭,后来有机会读农校,就想搞水稻稻种选育,后来毕业分配到州农科所研究水稻品种,我就一头扎进这个行当。”

一个新稻种的育成,至少要七八年,这个过程中要耐得住寂寞,要能持之以恒。高原稻生长在高原地区“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复杂环境中,有不同气候带,要求适应性特别强。因此,李开斌培育的品种在西藏以及四川凉山、会东、会理,贵州毕节、盘县等地均能生长良好。

作为农科专家,李开斌知道,稻种的复杂性在于它本身会退化,一个新品种的诞生决不意味着“一劳永逸”,此外,还在于它对水稻产量的增长所产生的“瓶颈”,“目前我的稻种亩产平均产量已经过吨,再往前就很艰难了。”

这些,预示着李开斌的前路是无数崎岖的“珠峰”,“喜马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

技术创新让世界宁静而美好



2017年9月7日,济南,海归博士尹学军在实验室和同事探讨港珠澳大桥TMD阻尼器疲劳实验结果在实践中的应用。

归国19年来,他一直思索着如何通过技术创新减振降噪,从而让我们生活的世界更加宁静而美好。

1985年,北京科技大学毕业的尹学军考取了教育部公派留德研究生,在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留学期间,尹学军主攻机械设计和高速列车轮轨振动方面的研究,博士毕业后进入GERB集团研发部工作,这是一家国际振动控制领域实力顶尖的专业技术公司。

1998年,带着国际先进的振动控制技术,尹学军回国创业。他和团队一起,坚持科技创新,主持研发了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和产品。其技术和产品广泛应用于北京西直门地铁枢纽、上海世博文化中心、港珠澳大桥等工程中。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 摄

一位试验专家的追求

本报通讯员 杜苗

廖太昌是中铁二十局集团蒙华铁路7标项目中心试验室主任,混凝土专家。

想到他还真不容易,接连到中心试验室找了他3次,都扑了个空,原来他被业主请去到现场配合检查解决混凝土施工质量问题了。

日前,笔者如约来到廖太昌办公室,他正在校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铁路工程结构混凝土强度检测规程》的文稿。

“您在编写这么高级别的行业标准?”

“这是我们集团公司接受委托,编制的第一个国家级行业检测标准,成立了编写组,我是总编。2015年10月至今,这已经是第3稿了。”

廖太昌1982年加入铁道兵行列,1984年随部队集体兵转工,成为中铁二十局集团公司一名普通的试验工。从试验工到试验员再到技术员,他用了6年时间。自2001年走上实验室主任岗位,他转战过10余个铁路工地。

在哈齐铁路,他带领试验团队,在零下30多摄氏度的条件下规划实验室布局,冒着严寒,以最快的速度筹建工地中心试验室,安装调试仪器设备,晚上加班加点地整理申报资料,完善各种规章制度,全线第一家完成实验室的验收申报材料工作;他主持的“严寒地区超低温高性能混凝土施工研究”成果,成功应用于哈齐铁路客运专线冬季超低(-40℃以下)条件的高性能混凝土施工,得到业主、试验室验收专家、监理的高度评价。

因为具有高超的技术攻关能力,廖太昌在担任蒙华铁路7标中心试验室主任的同时,兼任中铁二十局检测公司副总工程师,负责检测公司全面的试验管理工作。同事们想不通,54岁的人了,管好一个中心实验室已经够累了,干嘛还要去兼任那个操心出力没实惠的差事?

“能有机会把自己辛苦积累的工作经验和知识传授给年轻人,带出几个试验能手,再累也值得。”

劳动光荣·劳动圆梦

讲述劳模故事

劳模·人物

被追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的台区员张灿辉倒下时,离变压器不到两米。次日,面对他辖区内的工单,同事流泪询问——

“现在,我该把工单传给谁?”



6月30日,张灿辉(右一)前往磨盘洲巡视设备。

本报记者 罗筱晓 方大丰

几乎从不错过电话的电工张灿辉,在湖南洪灾的灾后重建中不幸殉职,留下了手机里数个未接来电和一个没来得及通电的变压器。

运检管理员周广首先察觉到了异样。当时,他和张灿辉正在同一条线路上抢修作业。一直联系不上张灿辉让周广心里有些不安。

两公里外,张灿辉的儿子张俊正在处理塌方引起的断电事故。已经过了晚上11点,张俊一边估摸着今晚能比父亲早回家,一边想着母亲会给他们父子俩准备什么宵夜。

2017年6月22日以来,湖南省普降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平均降雨量197.3毫米。湘江、资水、沅水三条干流及洞庭湖区超警戒水位。

这一天,是2017年7月6日,大雨已经止住,但因洪水受灾的电力设施还有不少需要抢修。张灿辉所属的国网长沙县供电公司榔梨供电所台区班的22名台区员都分散在复电的岗位上。班长黄国辉暗暗想着,等抢修结束了,一定要给连续奋战了半个月的弟兄们好好放个假。

电话依然没接通。周广叫上另一名同事,向张灿辉所在的变压器走去。远远地,就看见一群人围着圈,有人在高声呼喊,有人在打电话,旁边还有一辆歪斜着停放的汽车。心中的不安变成了不祥,周广和同事加快了步伐……

“手机随时都发烫”

张灿辉是晚上10点接到用户的报修电话,才匆匆赶回了位于长沙县黄兴镇的光达社区。此前,他整个下午都在榔梨街道进行复电作业。

榔梨街道本不是张灿辉的辖区范围,但住户集中的榔梨老街,由于地势低洼,从7月1



日起就一直断电。为了尽快恢复供电,榔梨供电所统一调度支援重灾区。作为所里电雷锋共产党员服务队的骨干,张灿辉主动要求加入增援队伍。

其实,从6月下旬第一次特大降雨以来,53岁的张灿辉就一直在抢险一线。

“外面有洪水,里面有积水。”黄国辉这样向记者描述灾情最严重时的场景。面对这种情况,供电部门既要为抗洪前线提供防汛灯的保障,又要时刻响应普通用户的抢修需求。

7月2日晚上6点左右,浏阳河水位猛涨,榔梨供电所辖区内的抢险拉响了疏散警报。在居民纷纷向外撤退时,张灿辉和黄国辉却一路逆行,他们要到堤坝上安装防汛灯。怎料这边的工作还没做完,又接到紧急通知:附近的发田垸堤坝穿孔,有溃堤危险,一线急需防汛灯。

此时,汽车已经无法前行,两人只能步行40分钟赶到发田垸,并在半小时内点亮了电灯。来不及喘一口气,他们又转身奔向光达社区燕子岭,河水已经漫过了那里的大堤,子堤上也急切等待着防汛灯的光亮……

张灿辉和黄国辉再回到抢险一线,已是晚上10点多。他们心里清楚,这又是一个通宵巡堤的夜晚,不知道哪一秒哪个地方就会溃堤。”黄国辉回忆着当时的情况。

抢险近半个月,张灿辉的大部分时间都是这样度过的。7月5日晚上,光达社区榔梨组组长刘伟在大堤上最后一次见到张灿辉,听到他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这几天电话比平时多了10倍,手机随时都发烫。”

编外的“村干部”

刘伟与张灿辉相识已有15年,张灿辉在光达社区做台区员已有17年。

不止是刘伟,几乎光达社区的所有新老住户,都认识这个总是笑眯眯的电工。

抄表、催缴、维护服务,因为直接面对用户,台区员的工作琐碎又重要。由于城市建设,光达社区面临大拆迁,有大片棚户区。在这些地方,临时电线铺得满地都是,乱接乱搭的现象更是常见。

张灿辉也不恼,每天挨家挨户地去讲解安全用电知识,挨家挨户地整理电线,及时消除可能的安全隐患。“也不知道他用了什么法子,棚户区里的每家人都服他。”好几个供电所的同事都这么告诉记者。

刘伟知道,没有什么“奇特”的法子,不过是“随叫随到,随时为用户着想”罢了。

他还记得,2015年有一天凌晨2点多,社区里有根电杆被施工的机器撞断了急需修理。他试着打了张灿辉的电话,没想到电话不仅接通了,而且张灿辉很快就赶到了现场。“这么多年,我就没遇到找不到他的情况。”

这几年,榔梨供电所开始推行通过APP缴费电费。这让张灿辉和许多村民都发了愁,年近半百的人,都对智能手机不熟悉。为此,张灿辉硬是缠着所里的年轻同事,学会了APP的操作。从此,他的手机成了公共缴费平台,谁家有困难,他先帮忙垫付电费更是常有的事。

长年走家串户,张灿辉俨然成了社区的“编外”村干部。6月28日,又一个拆迁节点在即,一户杜姓人家的思想工作却迟迟做不通。无奈之下,光达社区拆迁负责人刘树松只得打电话向张灿辉求助:“你跟这家人关系好,你去说说。”

本已睡下的张灿辉,接到电话后二话不说就出了门。“不到1个小时,杜师傅心服口服地同意搬家了。”

“劝和、协调,这些事他没少做。”说到这里,刘树松突然停了停,喃喃道:“不知道那天是不是张灿辉最后一次当‘村干部’。”

“我们能做的,只有替他把光明传递下去。”黄国辉湿了眼眶。

7月7日上午,一张光达社区缺抄用户的工单在系统中生成。负责传工单的同事在电脑前呆坐了很久,突然泪流满面地问旁边的人:“现在,我该把这张工单传给谁?”

英雄就是村头的那棵大树

“张灿辉的事儿,说上一天一夜也说不完。”采访中,同样的话记者听了很多遍。可是当同事、村民、朋友都争相说出他的事情时,张灿辉已经不在了。

张灿辉的工作岗位很平凡,他就是一个在村子里走家串户的电工。他的工作也太琐碎细小,宣传用电安全,排除用电故障,顺手帮缴电费……放在平时,没有一件值得单拎出来大说特说,大写特写。

但随着采访越深入,记者越感觉张灿辉就像很多农村村头都有的那一棵大树,既不是名贵的品种也没有打眼的外观,只是长年让人休息、乘凉、躲雨、嬉戏……不会有人日夜惦记着这棵树有多重要,但村里每个人都把它当做依靠。

所以遇上断电倒杆,人们会打张灿辉的电话;遇上洪水组织撤退,人们会打张灿辉的电话;遇上村里、单位大小事,人们会打张灿辉的电话……甚至连同事夫妻间闹矛盾,也有人给张灿辉打电话,“他一定能解决”。

一切都太自然了。然而,当这棵树突然倒下时,他的点点滴滴才像潮水般涌来。大家你一句我一言,说得每个人都红了眼眶。

张灿辉的离去是个意外,他被冠以“英雄”的称号也是个偶然。但在普通平凡的岗位上,还有无数像他一样的人,心甘情愿甚至不知不觉地做一棵树,随时给人以依靠。

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可能都会默默无闻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但能让许许多多的人,像光达社区的居民一样感觉生活舒适、便利,这些“村头大树”,就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人物点击

“做居民工作是我最大的享受”

——记江西鄱阳县鄱阳镇姚公渡村党支部书记、省劳动模范黄海娇

本报记者 卢翔 本报通讯员 张菁



卢翔 余慧萍 摄

唯一健康的孩子也在今天出了事。

“你们不要拦我,毛毛去了,我没法活了。”黄海娇走进医院便听见刘婶的哭喊。她加快脚步,穿过人群,一把扶住刘婶,手不住地拍着她的背,轻声安慰道:

“姨娘,我理解你的心情,毛毛走了你难过伤心是肯定的,但不能想不开啊,如果你不嫌弃,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女儿,我照顾你。”

从此,黄海娇便当了刘叔刘婶的女儿,只要得空便往他家赶,经济上接济、生活上照顾。后来,刘叔查出患有肝癌末期,经过数个月的治疗后去世,在弥留之际恳求黄海娇一定要棺葬,让他入土为安,黄海娇含泪答应。

一口棺木动则上万元,对于收入仅千元的黄海

2010年去世后火葬了。“我是党员又是基层干部,要按国家规定办。”提到家人、家庭,黄海娇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没办法”。

“我对不起丈夫”

黄海娇嗓门大,走到哪儿,哪儿都热闹。但生活中的黄海娇却很孤独,下班后,她时常自己一人围着自家楼下的小花园散步,嘴里不住地嘀咕:“现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好啦,居民工作好做,不像早些年那么忙了,如果那时候能好些,老杨兴许不会去得那么早。”

老杨是黄海娇的丈夫,中风后,照顾的担子全落在黄海娇身上。当时的黄海娇被调任到离家十几里路的另外一个街区,每天只能骑着电瓶车在家与居委会之间奔波。实在忙不过来,黄海娇只能将自己的房子卖掉,在工作地点附近租房照顾丈夫。

在一个暴雨天,黄海娇接到邻居的电话,说她丈夫摔倒了。她听闻赶忙向家跑去,看到血泊之中的丈夫,她泣不成声,赶忙拨打急救电话……事后才知道,丈夫怕雨淋湿了她的新鞋,手扶着墙壁,一步一步挪过去,想要收鞋,却因湿滑的地板滑倒,摔破了头。

为了照顾身处重症监护室的丈夫,她对领导说:“老杨快不行了,我要请假,无论如何都要陪他走完最后一程。”之后的13天里,她细心呵护丈夫,直到他离开人世,对于丈夫的愧疚并没有因为这13天的陪伴而减轻,很长一段时间里,一提起丈夫,她的脸就开始泛红:“我对不起丈夫,我知道他中风了需要照顾,但是,有些时候不得不面临选择,没办法事事兼顾,我对不起他!”望着墙壁上丈夫的照片,黄海娇止不住地流泪。

今年黄海娇已经67岁了,早已到了退休的年龄,但她有些倔强地说:“我不想退休,我还想为居民干点事儿,别人说退休是享受生活,但做居民工作是我最大的享受。”